



宿管石大爷

□殷强

我待会儿要过来检查的。”

自那以后，石大爷手持记录本穿梭在各个寝室的身影，便成了宿舍里一道日常风景。他检查卫生格外较真，地板有没有扫干净、桌面有没有浮尘，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有时甚至会俯身细看卫生间的死角。遇上偷懒的寝室，他便会板起脸，用洪亮的嗓门严肃批评。

身为退休语文教师，石大爷写得一手潇洒俊逸的毛笔字。他把这份特长巧妙融进了宿管工作里。那会儿，公寓里每间宿舍的电费都由宿管员代收，为了方便工作，他让每个宿舍推选一名室长，而后亲手用毛笔将宿舍号和室长姓名工工整整地写在纸片上，一一贴在各宿舍的门上。这样一来，他收电费时一目了然，也能借着门牌上的名字，尽快熟悉每位室长。

石大爷的记忆力更是让人惊叹。整栋公寓有百余间宿舍，他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就将所有室长的姓名都熟记于心。无论在公寓的哪个角落碰见，他都能准确叫出对方名字，笑着打招呼。久而久之，同学们打心底里敬重这位认真又亲切的大爷，并用实际行动支持他的工作。

除了毛笔字，石大爷的粉笔字也写得苍劲有力。他自掏腰包买了一块小黑板，立在公寓大门口，每天用粉笔写写画画。黑板上，有时是宿舍卫生检查的通报，有时是防火防盗的安全提示，更多的时候，是他为公寓里的好人好事写下的打油诗。

记得有一回，中文系的黄庭旭同学在顶楼石凳上晨读时捡到一部手机，第一时间把手机交到了石大爷手中。石大爷根据姓名一打听，失主马新蕾正是住在这栋公寓里的学生，很快就帮手机物归原主。石大爷来了兴致，写了一首打油诗：“庭旭同

学品德高，捡到手机及时交；辗转反侧寻失主，幸让失物归原主；男生公寓是一家，同心协力只为它。”诗句被端端正正地写在小黑板上，引得过往同学纷纷驻足品读。渐渐地，每天上课归来，我们总爱习惯性地在公寓门口驻足片刻，就为看看石大爷又写下了什么新鲜事。

尽管与我们隔着不小的年龄差距，但石大爷的“温情管理”，让整栋公寓都透着一股暖暖的人情味。同学们都乐意和他亲近，不少人把他当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生活里的烦恼，学业上的困惑，大家总爱跑到值班室，和石大爷聊上几句。

离别的伏笔，埋在大三下学期的期末。那天，我在楼道里碰见正忙着检查卫生的石大爷，他忽然停下脚步，笑容里带着几分惆怅：“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来查你们的卫生啦。”我心里咯噔一下，忙问缘由。他满是欣慰地说：“聘期到啦，家里添了个大胖孙子，我得回老家带孙子。”

这话如同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层层涟漪。大一报到时他热情的笑脸，宿舍门口他亲笔书写的门牌，公寓门口黑板上遒劲的粉笔字，一幕幕在眼前闪过，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

大四上学期，公寓换了新的宿管员。和新宿管员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少了那份热络的交流，也少了那份贴心的暖意。

直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发觉，那个手持钥匙串、嗓门洪亮的石大爷，真的不会再出现在这栋公寓里了。我们的大学时光，依旧在平淡中缓缓流淌，只是那抹独属于石大爷的温情，却成了记忆里最珍贵的底色，久久难以忘怀。

(作者单位：重庆市广播电视局)



赵家渡叙事(外一首)

□胡中华

在赵家渡，不再为跌价的砖瓦懊恼。
涪江摊开右岸的绿，收留我。
有太阳的黎明从东津沱升起，
有月亮的黄昏向龙游寺降落。

我从遮蔽风雨的格子出发，
从大地上唤作“上境”的蜗居中出走，
穿过丢失红绿灯的路口，遁入
山的影、水的纹，与半醒的雾。

在这里，我学习爱——
爱刚绽放的，也爱将枯萎的；
爱一整棵树，也爱它递出的落叶；
爱振翅的，也爱低鸣的；
爱所有未名之死，与复生。

危险的美，依然美得危险，
像暗藏其刺的玫瑰。
风中有残香，有体温，
有从黎明铺到黄昏的微光。

江水含住日月、碎星与灯火，
也含住身后列车穿行，如穿隧洞。
门前，流水洗我，如洗滩石。
肉身与光阴互研，彼此成全。

星辰暗换穹顶，草木枯荣呼吸。
我立于此间，任星火漏入江心，
不问浮沉，只觉风从指间，
静静穿过，如穿过一句未竟的祷言。

五线谱阶梯

水边横卧五级石，涨落皆成谱。
涨时，沉下两行音符，
落处，裸露半截腰身。
那是我散步亲吻流水的逗点，
也是垂钓者凝望的岸。

断崖外即静默，石阶如长道——
溯涪江来处，奔长江与大海。
夜钓者的背脊被水光揉皱，
捣衣声溅起碎银，快艇推来浪痕。
几个躬身洗葛根的男人，
手在江中来回探寻，
像在打捞什么沉没的温存。

四季带着晴光经过，
阶梯迎送过客——
高处荷影成象，低处水波荡漾。
无人察觉，尘埃怎样顺水远行。

而我总想问问：
广场上嵌着的无数片石，
是否正是来过之命运的碎屑，
拼贴成这沉默的地衣？
草木垂首时，江水已噤声，
只有石缝间，光阴还在
轻轻拨动着水的琴弦。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简讯

崔荣德获“优秀文化传承人”称号

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日前举行的2026年“筑梦新时代 福马贺新春”春节联欢晚会上，中国作协会员崔荣德荣膺“优秀文化传承人”荣誉称号。崔荣德系重庆市酉阳县后坪乡中心小学教师，扎根乡村教育38年。崔荣德长期坚守乡村讲台，在教书育人之余笔耕不辍，已出版《低处的树说》《逆光行走》《把春天让给桃花》《杏坛漫步》等16部诗文集与教育专著。

(舒馨)

邂逅云海

□李林芮

至金龟朝阳，一睹“神龟探海”奇观。此时的云海，在风的轻抚下，飘飘缈缈，缭绕神龟四周，似神龟正在海中游弋。当耀眼的金乌跃出海面，洒下阳光，云海又如金色波浪，氤氲涌动，将整个金佛山装扮成蓬莱仙境。阳光、云海、雪山交相辉映，好一幅壮观而唯美的立体画。

“佛光、云海、日出、晚霞”为金佛山四绝。云海倚着悬崖的形状，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流云翻滚，气势磅礴，恰似李白笔下的“飞流直下三千尺”。随着时间推移，云瀑的流动变得愈加明显，变成一群顽皮孩

子，挣脱束缚，一跃而下，穿过山间的树木和岩石，最终消失在谷底……

我独爱金佛山云海。它不像河流，因为河流有源，我们可以循源而至；它亦不像日出，因为日出有时，我们可以按时而往。它像至高至上的佛，来时无影，去时无踪。所以，金佛山的云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独爱金佛山云海。静时，让你忘却尘世的喧嚣，感受心灵的平静；动时，让你卸下生活的疲惫，感受生命的葳蕤。在静与动之间，笑看云卷云舒，淡看人生起伏。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

蒲公英也争春

□陈燕

土，一股青涩的草香直钻鼻腔。

“你小时候身上长疮，我就用蒲公英熬水给你喝，喝不了几次，疮就消了。”妈妈笑着说，“那时候缺粮缺菜，蒲公英的嫩叶炒着吃，清清爽爽的，一点也不苦，还很下饭呢。”

妈妈的话，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小时候，每到春暖花开，田野和山坡上到处都是蒲公英的身影。我和妹妹背着背篓，拿上割草刀，像两只撒欢的小野兔，不一会儿就割回满满一背篓草。把草倒在地上，妈妈会把背篓里的青草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白浆草是给兔子吃的，青草是给小猪吃的，蒲公英是给人吃的。

妈妈把蒲公英的嫩叶挑出来给全家人炒着吃，很下饭；她再把蒲公英的老叶和根晒干收起来，吊在房檐下，遇到家人和邻居有个炎症生疮的，可以随时取用。

小时候总嫌蒲公英熬的水苦，即使脸上长了疮，流着脓，也要在爸爸的威逼下才捏着鼻子喝下去。但我还是更爱吃妈妈做的“不苦的蒲公英”。妈妈把蒲公英最嫩的叶子洗

净切碎，拌上家里为数不多的鸡蛋液，撒一点盐，当蛋液在油锅里“哗啦啦”欢唱时，那股浓郁的蛋香混着蒲公英的青香，能飘满整个屋子。直到现在，妈妈还总取笑我：“那时候生活艰苦，很久都吃不上一顿肉。你哪里是想吃蒲公英，其实是想吃炒鸡蛋。”

小时候还喜欢吹蒲公英。鼓起腮帮子，用力一吹，蒲公英的种子便撑着绒伞，飞向空中，每只小伞在空中打着旋，飞去它想去的地方。曾经也想像蒲公英这样，挣脱樊篱，无拘无束。如今更希望自己像蒲公英一样，“弃落荒坡依旧发，无缘名分胜名花”。只要有一点泥土，就能扎下根，开出金黄的花。生命力何其顽强，难怪能在田间地头，乃至石头缝看到它的身影。

蒲公英从不与海棠、桃花在枝头争艳，也不似玉兰、樱花那般婀娜多姿。它只在犄角旮旯里，星星点点地绿着。你要去寻它，追它，在那一声惊雷炸响之前，让我们挎上篮子走向山坡，走向春光里。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

石大爷名叫石盛高，是一名退休语文教师，后被聘为大学宿管员，聘期三年。我在万州吊岩坪求学的那段时光，与这位和蔼的老人结下了一段难忘的情缘。

与石大爷的初遇，定格在入学报到的那一天。我和父亲扛着沉甸甸的行李，抱着崭新的棉被，脚步匆匆地走进男生公寓。正当我们满头大汗地收拾铺盖、归置杂物时，宿舍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位大爷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串用椭圆形铁盘串起的钥匙。“同学，是大大一新生吧？我姓石，是这栋楼的宿管员。”洪亮的嗓音里满是热忱。我抬眼望去，只见他中等身材，微微发福，身上那件浅色短袖衬衫干净利落，整个人精神矍铄，透着一股亲和的劲儿。

“欢迎来上学呀！小伙子，你老家是哪里的？”简单地自我介绍后，石大爷便和我们攀谈起来。“我是临江人。”我擦了擦额角的汗，应声答道。“哎呀，巧了！咱们是老乡呢！”石大爷眼睛一亮，话匣子瞬间打开。他拍着我的肩膀叮嘱，往后生活上遇到啥难处，尽管去找他。临走前，还不忘再三提醒：“收拾完记得把垃圾清理干净，宿舍卫生

择一个冬日雪后初晴的日子，我们乘索道一路穿云而上，只为邂逅一场金佛山云海。

站在金佛山顶，看连绵起伏的山峦吸饱了水汽，慢慢汇聚成海，在山峦间缓缓铺开。云海铺开的样子像一位温柔的母亲，用柔软的臂膀揽着每一座山峰。待到悬崖绝壁被漫过、千沟万壑被淹没，只露出几个峰尖化作岛屿时，这位母亲便完成了她的使命。

此时的云海，没有风的搅动，亦没有雪的打扰，只有一片宁静与祥和。在这片宁静与祥和里，仿佛能听到云海与山峦间无声的对话。山峦屹立于云海之上，云海环绕于山峦之中，好一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画卷。

微风渐起，我们不觉加快了脚步。行

正月里的阳光暖烘烘地晒在背上，粉的桃花、白的李花、黄的油菜花、紫的豌豆花，把漫山遍野的庄稼地织成了锦绣。

我和妈妈在田间闲逛，说着家长里短，嗅着青草和泥土的清香，指尖掠过带花苞的油菜花。忽然低头瞥见一朵小黄花，躲在油菜叶下，露出半边娇羞的脸——那不是蒲公英吗？

这些年蒲公英很少见。我和妈妈兴奋地顺藤摸瓜，从菜地这头寻到那头，田埂上、小路旁、枯草丛里，几乎踏遍了整个小山坡，终于挖到了小半袋蒲公英。鲜嫩的叶片托着淡黄的花瓣，褐色的根须带着泥

